小峴山人詩文集

小峴山人續文集補編

無錫秦　瀛凌滄

論學

余不知學而絕無取乎論學者之主門戶也宗朱者黜陸宗陸者又黜朱夫朱子之學居敬窮理踐履篤實萬世無弊即陸子亦自有與朱子相契處未可概沒然自有朱陸異同之說論學者紛如聚訟其間有不能不辨者姚江事業彪炳其文章亦卓然可傳特以講學提唱良知遂叢謗議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良知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姚江有見於時俗溺於功利

失其本心獨揭良知二字以解格物致知之義良知曰致良能亦曰致可乎此正與集注窮至事物之理語相背林次崖曰姚江所謂良知即釋氏所謂本覺及性覺妙覺也所謂障礙即釋氏所謂煩惱智法諸障衆生有妄自蔽妙明也所謂勝私復理則其知自在即釋氏之諸妄一切圓滅獨妙眞覺離垢消沈法眼淸淨成妙羅漢也所謂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即釋氏之去妄說爲眞識也次崖之言如是然跡姚江生平始謫龍場終避廬山辛若患難其中自有得力處非僅空談性命者可比沿習既久流入狂禪未可盡歸獄於姚江也有明

之季運邅陽九滄海横流劉蕺山黃石齋兩先生見危授命殺身成仁一以盡江之役絕粒死一以起兵赴難死兩先生之學皆主姚江石齋且曰朱子學孔而不似孔陽明學孟而真似孟言誠失當而兩先生平日忠義激發其告思宗必舉大學慎好惡中庸慎獨之旨聖賢心傳昭然若揭世或傳石齋歸心丹訣臨難時如顏平原之尸解此則近於誕妄實鄭公丹訣一匣邵子取而焚之是可以知邵子矣

處士饒宇路君家傳

余曩在京師路子同辰乞余爲其先府君饒宇作家傳余未之應也既歸請益力乃摭同辰兄弟所述君梗槩爲文以塞其請同辰與兄同申敦於學其言不誣君姓路氏名復然字俎引饒宇其號其先自汶上遷宜興萬歷中八世祖雲龍以進士歷官江西布政使參議路氏始顯於時父撰乾隆庚午舉人令肥城縣知縣自高曾以來家世單弱母任孺人禱於嶽神而生君束髮就塾肥城君課之嚴稍長發憤力學爲前輩所器年二十八補博士弟子員遭母喪哀毀骨立瀕於危者數四乾隆

癸卯甲辰間省肥城君於肥城無何肥城君謝事歸居縣城之撒珠巷而先世故有廬在潼渚頗擅園池竹木之勝稍傾敗矣肥城君命重治之常往來焉旣而肥城君歿於撒珠巷君還挈婦子空城宅而居潼渚將有終焉之志而君歿矣君生平深研經籍凡六經傳記皆博採先儒詁義而鏡其堂奧於春秋胡氏傳學尤精嘗綴其語爲駢語十八篇二萬餘言名胡傳提要熟復宋五子書期於躬行心得事親以誠友愛其弟終身無閒言性坦率往往面折人過人以君無他腸多諒之君居潼渚數年其民向嗜博簺肆爲奸欺者摩撫遷革化而爲

善爲虖君如是是亦足以傳矣娶史氏有賢行子四人

歲貢生同申舉人同辰余皆識之於同辰尤習君之殁

也年甫六十其女夫鳳臺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武

進李兆洛銘其墓

論曰余聞路君倜儻好施與急人之難雖空乏靡倦脱

見用於世當必有所施而惜其僅以諸生終慨自世教

既衰習俗多以浮華相尚或矯之惟務鄙嗇兩者雖殊

均無以善其後君處幽居下而其爲學之勤與所以律

已者均近於古余未識君而習於君之子恂恂然有儒

者之行夫亦可以知君矣

○王淑姑傳

浙東向多奇人偉士遭屯蒙難尤以節烈著見於前人之文者多矣以余所聞王氏女貞烈事蓋又女子中之奇人云女名淑姑臨海人父昌熙幼慧從同縣洪節婦讀書於素輝閣稍長能爲詩會江寧李莊爲象山都司與昌熙善莊有仲子曰文煒昌熙以女字之無何莊之弟權自江寧以書來則已爲文煒聘同里吉氏女矣於是不得已爲兩娶之議女故長於吉擬以齒序而爲姊妹行僉曰可女雖不言而意亦從惟女之母以爲不可乃還李氏聘物而少金約指二枚覓之不可得母將議

婚他氏女涕泣不食賦詩見志書於其臥室之側家人慮有變密防之女故解顏進飲食伺其隙投井死指上金環宛然則夫家原聘物蓋女矢志不字二姓故藏之而以爲殉也時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年十九死之日洪節婦來哭之慟取其題壁詩示諸戚黨並歎異以爲難夫家聞之曰女之死是欲爲吾家婦也不可以不成其志遂命其子詣臨海具禮迎女木主及小像一幀以歸幀之上方有天台齊次風先生題辭稱曰貞烈吉氏女亦賢歲時祭祀必懸女小像呼之曰姊云閱五十八年而鄞縣張友鍔乞余爲之傳

或問

或有問於余曰、子見夫蝗乎、余曰、未見也、或曰、子但知蝗之爲蝗、而不知似蝗非蝗者之爲蝗也、夫蝗微物么麽、别名曰螽、厥種甚繁、蘊隆則蓬、鼓翅而飛、蔽雲乘風、所過原野、稌黍一空、人皆見之以爲蝗也、驅而逐之、或捕之而食其肉、不數日而蝗盡矣、今有一物於此。軀長若虺。性毒於蠍。其聲如豺。其形如蜮。左右皆其爪牙。前後並其羽翼。睥其目。皤其腹。嘘氣裂膚。張吻刺骨。吸百姓之膏。而瞰萬民之血。檮杌耶。饕餮耶。恣横於此。歷有歲年。欲驅之而不能驅也。欲逐之而不能逐也。是物也

日接子目何未之見也余曰誠如子言微獨子見之余亦見之矣余與子無捕之之責雖見之而莫可誰何見如不見也況有其責者方縱之晏然於玆而吾與子何能焉余遊四方所見似蝗非蝗而爲蝗者不少矣子止見是物而乃以是爲病耶或太息而去作或問

與人書

書來稱道某公似以爲眞道學僕竊疑之夫所謂道學者必先絕去夫功名利祿之見而後能致力於學有聞於道後世士大夫所知者功名耳利祿耳方成童入塾父師之所期於子弟與子弟所自期祗沾沾於利祿科第顯榮是當讀書之時而鄙夫患得患失之心曾早已畢具足下閉戶窮居無可表見若旣仕於朝且爲公卿則視其立朝居官之實跡而其人之根柢悉露某公敝衣糲食喜讀儒先之書矯飾名譽而其立身行己之大時不能自掩其私浮湛仕宦正與流俗之人無以異

本朝之初湯文正陸清獻學術不同並稱大儒稍近如楊文定朱文端孫文定陳世倌蔡世遠兩文勤其學宗法程朱皆有風節可紀士苟有志躬古之道嘗取前數公生平梗概學焉而肖其爲人非可高談性命而走竊其緒餘也僕少時嘗見桂林陳文恭撫吳頒近思錄於學官文恭方嚴樸實其人不失前賢矩度然聞其幕中有某者小人也揣知文恭至其室置高子遺書於几上文恭輒頻悅之而某卽以是交通地方官爲關說文恭用是少損知人之名寧化雷翠庭先生受學於方望溪侍郎而爲朱文端陳蔡兩文勤所許其視學江左首謁

道南祠與諸生講學所著書指斥姚江不無太過而跡其生平建言以誠事毋以孝在浙江劾延撫周人驥諱災不報大節烺烺殆真不媿古人矣僕素不知學胷中空空一無所觧惟功名利祿無稍介於其懷歷宦中外於進退出處之際尚能自全晚節因來書一一進其說非敢好議論而厚責人也不宜

萬壽無疆詩序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伏遇
六旬萬壽聖節撓申甫週諸福具備懽忻夷懌率土同
慶先以上年
詔開鄉會試科並
下蠲免之詔後以元日
特頒綸綍祭告嶽瀆及先代帝王陵寢闕里孔林錫類
尚齒旌善宥過汪濊龐鴻澤覃九有蓋我
國家至德深仁撫有函夏日所出入罔不率俾
列聖相承

重熙累洽
皇上纘承丕基自
臨御以來蕩滌塵壒剪除非種
神機獨運詳播方畧巨祲斂氛大河順軌風雨協應神
人胥悅
德教之所覃羨禮樂之所布濩渾浮沕潏旁魄四塞然
猶嚴恭寅畏夙夜不敢康屏珍玩杜淫靡念
祖德則謁
三陵
祈民福則

幸五臺

飭封疆以隆治化

勸農桑以厚風俗

祇祇亹亹丁寧告戒臣聞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惟君子剛健中正有合於天行之健自强不息以日進於无疆故能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不已即至誠之無息載見之章詩人致其頌美之辭曰思皇多祜俾緝熙於純嘏卷阿之詩亦曰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惟能彌其性以衎乎不已之德緝熙光明天亦予以純

報保佑申錫以成億萬年无疆之庥雅頌所載先後同
揆臣灝顧蒙疏賤仰荷
皇上高厚生成疊被
知遇備位卿貳猥以耄年蒙
恩在告畦伏田里弗獲與在
廷賡拜之末不揣固陋恭撰
萬壽無疆詩三十首辭義弇鄙愧不足以頌揚
聖德於萬一瞻戀屏營謹拜手稽首以獻

盧忠肅公集序

天之生君子。將以有爲也。天旣生之。畀以大有爲之才。而適當需才之時。天必更生用君子之人。使之撥亂扶危以盡其才。無所疑忌摧沮。而後能爲國家之用。社稷之福。朱子序李忠定奏議。謂天之愛人。不能不感於人事之變。氣數吉凶消長之故。使天下有治無亂。而必生弭亂之人以爲之所。如明大司馬忠肅盧公。固天所生以弭亂之人也。前明末造、中原魚爛、公以一身撐拄其間、名震天下、而卒不免厄於楊嗣昌之手、畢命沙場。其遇視忠定尤爲不幸。此余讀公文集。不禁歎息痛恨於

媢嫉之臣。妨賢病國。而國祚亦隨之移也。公少知兵由進士起家。修兵大名。卽著聲績。號天雄軍。進撫鄖陽。屢挫張獻忠。斬獲數千級。楚人恃爲長城。而總理五省軍務之命下。時秦督洪承疇連喪大帥。賊渠李自成勢日張。楚督陳奇瑜又有車廂峽之敗。公受事軍令一變。所至輒有功。無何京師戒嚴。詔公以勤王之師入衛。公至誓師畿輔。親冒矢石。連晝夜大小數十戰。而思宗已入嗣昌言。奪公尚書。郎餉盡援絶。遂及賈莊之難。其死也。身被四矢三刃。血流遍體。時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年三十有九。公爲人深沉有大略。卽之溫然儒者。

所爲文章多見於奏議剴切洞達深中事理忠肝烈腸足以貫日月薄風霄而無以格奸回之志動人主之聽蓋氣數既窮雖天生有爲之才如公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所以致之者媢嫉之臣也方公勤王時先聞父訃麻衣衰絰疏請奔喪而嗣昌方奪情緋袍入政府公規之不聽反銜公及召對平臺面陳戰禦之策又積與嗣昌忤必欲陷公於死而後已尚書終錄秦誓特惡夫媢嫉之臣而曰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嗣昌萬死不足惜思宗以恭儉憂勤之主內懷猜忌外任小人有孫高陽及公兩人而不能用卒至神州陸沉宗社傾

覆。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不畏哉。可不懼哉。公既死、謗焰未息、或謂公已遯、越七十日始殮、及乎時移代易、公道大明、而嗣昌之子猶作孤兒籲天錄、爲嗣昌訟寃、楚人猶多右之、人心天理。不將澌滅殆盡而無餘耶。余讀公文集並志之、以告後之論世知人者、公集三卷、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集部提要云公凡六集、其姪孫豪然彙刻另行、今未之見、豪然公弟象恆孫、象恆鼎革後、削髮行遯死、公又有弟象晉殉節死、公鄉後進任子泰、購得豪然刻本、參以盧氏家藏疏藁、重加編次凡若干

卷集內獨缺崇禎十一年奏疏或以其時語涉忌諱早佚之無從錄入公初諡忠烈乾隆四十一年特諡忠肅

二塘吟草序

陸野橋言朱涇張漁簑六華兄弟志尚高雅六華尤好爲詩既而余過朱涇訪張氏兄弟新築園墅堂宇閎敞繚以修廊環以清谿榆柳映門海雲墮地余爲留連久之冒雨登舟而別閱月餘兩君遣伻來無錫乞余書額其廳事及他書合忽忽者二年於茲矣今年夏六華郵其所爲二塘別墅吟槀屬余論次詩雖不多大都清遠恬曠如其爲人夫詩之爲道蓋難言之擬古或似其形非眞古也恃才而失之騖非眞才也若六華者乃可與言詩矣書此以還六華并示漁簑

尙義菴記

無錫西郭外舊有三義菴前楹祀漢壽亭侯中楹祀漢先主及侯與張桓侯左右則祀諸葛武侯龐德公而旁列姜維趙雲馬超黃忠四人像相傳創自先修敬公而箭源公炤重修之俗名三義菴守以僧徒歲久不葺廟幾壞余告於邑人某捐貲重葺屬從弟治董其事時嘉慶二十有一年也三義之說見三國演義其說近誣陳志但稱先主得關張二人夜則同寢誼若兄弟而兩人時侍立帝側終日不懈則君臣之分早定先主又得佐命之臣如武侯輩桓桓虎將角立爭雄以期掃蕩六合

義聲震於天下謂非漢壽亭侯及桓侯之力不及此或謂吾吳爲孫氏所有今祀先主於義不合余竊以爲不然先主始與孫氏合冀共圖操不謂孫氏背盟負約歸命國賊以致孫劉之好不終而漢壽亭侯且殞於呂蒙之手今侯廟祀徧海内通都大邑無不祀侯吾吳之人因之并祀先主葢亦推侯翼戴之志以及於其主固春秋尊周之大義也其誰曰不宜余旣易菴名爲尚義而并闡侯廟所以崇祀先主之旨以泐於石

祧廟記

古有不祧之廟，卿大夫士於家廟外，別建廟以祀其始祖，而始祖以降有功德者，從而祔食，此所謂不祧之廟，即不毀之廟也。若家廟，例在寢門之外，以四親爲斷，蓋高祖而上，服屬漸遠，五世親盡則祧，情無窮而義有止。宋人或主毀瘞之說，親盡則奉其主，毀而埋之，竊謂木主者，先人魂魄所依，祖宗雖遠，而木主尚存，取而埋之，心所不忍，即義所未安。卿大夫士事亡如存，于五世親盡之後，奉先人木主，而別建屋宇以藏之，此祧廟之所爲設也。吾蔡氏向無祧廟，歷代木主歸大宗，年世久遠

大宗又式微木主遂散失不可考惟九世祖文橋公及舜峯太淸三世木主委棄敗屋中瀛知之屬子姪暫移奉于文恭公家祠會自京師告歸族祖晉陞來告晉陞世居第六箭河之濟美堂堂後有樓故淮海祠後淮海樓之遺址也淮海樓廢而入於濟美堂今樓又圮晉陞願以其址歸淮海祠瀛迺與宗人議卽其址建祧廟文橋公于晉陞爲七世祖而於瀛爲九世同出自舜峯公廟成而晉陞沒瀛既偕宗人自文恭公祠移奉三世木主於祧廟而公番公亦例當祧并移奉焉奉移之日設音樂陳酒醴子姓咸集跪而獻爵合食一堂啓櫝以祭

每歲以仲冬月朔舉行祫祭之禮亦如之兩旁爲夾室族人之無後者與木主而祔藏之遇祭則祔食以別於厲壇之鬼且夫先人之服屬既遠則子姓之分誼日疏平居賀弔不相及死喪不相聞同祖之戚等於路人惟有祧廟則必祭祭則子孫必聚昭穆之次尊卑長幼之序雖疏也而寓親親之義焉是役也從弟治實董其成工既竣且言曰是不可以無記爰猶其請記此以詔諸石

古倪園後記

古倪園在松江郡治北郭外園傳爲倪氏遺跡沈古心翁葺而治之者也長洲王惕甫記稱華亭倪氏世譜載雲林先生兄方菴自無錫徙上海其七世孫邦彥遷郡城始築是園閱三四世鬻諸他氏古心翁從他氏搆得之規模增廓具有邱壑之勝余考雲林從兄文光學道爲黄冠見無錫縣志而方菴無聞無錫倪氏家譜載雲林兄弟三人雲林居次長卽文光與志不合而其族並無所謂方菴徙上海者余以爲雲林當淮張時遯跡五湖三泖間避亂客松江最久多見於其詩意必當時嘗

居於是邦彥卽其地建置林亭人因名之曰古倪園若謂以邦彥得名邦彥係隆萬間人年代非遠不得向稱古倪園也華亭世譜以方菴爲雲林兄未知何據而惕甫於古倪園得名顯末亦或未之深考余嘗至是園幽靚窈深如展荆蠻民圖畫沈氏居之當世守勿失余作後記爲古倪園辨且以賀兹園之遭也

前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達齋玉公神道碑

前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達齋玉公以哈密參贊大臣告歸卒於平涼行館其孤斌良塟公於長鄉之某鄉某原閱數年麗牲之石缺如斌良持行狀丐余爲文以碑之公滿洲人姓瓜爾佳氏始祖諱某以功

封輔國公四世祖諱某駐防西安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自曾祖以下並

封光祿大夫妣某氏生公兄弟五人公其季也先是公家遭家難自西安徙京師時公方八歲既長偕諸兄同考授中書公在內閣諸城劉文正公深器之擢湖南衛

州府知府適大水公令閉城闔謹守七晝夜以冠帶投諸河撤所屬州縣疏濬下流水始退丁外艱旋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遇事俯仰不阿文成阿公益重公擢湖南岳常澧道移山東濟東泰武臨道忤巡撫國泰被劾鐫級補刑部員外郎擢山東按察使遷安徽布政使陞刑部侍郎兼廂黃旗滿洲副都統正白旗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兼管左右兩翼署　經筵講官

賞戴花翎授山東巡撫調浙江巡撫杭城多火患公至爲文禱於吳山之火神廟患潛息海塘自范公塘至海寧之尖山縣亘二百里會秋汛潮水衝突刷護沙直逼

塘危甚余方官海防道公與余日督塘工設法治之塘得全時洋盜充斥水師廢弛久公親駐寧台洋之大陳山久為盜藪公奏請封禁製礮位號西瓜礮趣舟師出洋勦捕遇盜即擊多所斬獲商船畏盜多停泊口岸公撥兵船衛送以行比捕盜分別治罪而釋難民人以是稱公平恕嘉慶四年冬加兵部尚書陞閩浙總督閩山海錯雜風俗不醇天地會匪及械鬥之案蜂擁蟻集公悉心措置動中機會而閩海毗連粵東外洋盜匪往來出沒尤衆而蔡牽為巨魁蔡牽漳人也糾結亞黨有盜艘二三百隻嘯聚島嶼積為海患公設戒備防口

岸信賞必罰將士用命至是
上特詔浙江水師提督李長庚督兵赴閩捕蔡牽李先
官定海總兵公嘗密薦李
上以是知李李莅閩公與商榷事宜頗相中會李將出
洋乞戰船於公公以脩造未蔵事稍遲之續别有陳奏
李聞而疑公以逗遛劾已遽以不發戰船劾公被逮下
刑部獄公對簿自陳遣戍烏魯木齊逾年
上命公爲哈密參贊大臣公辭以目疾請解職既入關
而道卒時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有七公好談經
濟負氣不肯下人勇於任事自監司以下皆敬憚公遇

鎮將尤威重而德公者游生誘翳始至浙頗不悅　余既
卽豁然又屢奏余權按察使事有所請靡不允嘗　謂臬
使陸君伯焜曰子治刑名當師某又常語人吾在　浙李
不失恭君　公性至孝幼育於外氏以應得
封典貤贈外王父母胞兄制府公罷官後負罰鍰累萬
公請代償親串中有急難必力援之娶某氏某女繼某
氏某女俱
封一品夫人子六八長俊良早殤次斌良官蘇松常鎮
糧儲道次某某女適某孫某某公以幹濟大才歷中
外而功名不終其獲譴本末人多不及知斌良示余公

前後蔡編脩皆知公之冤余敢備書之以揭於公之阡

○雲南巡撫四川布政使石農李公神道碑

嘉慶二十有二年秋九月

天子擢四川布政使李公石農爲雲南巡撫時公方以

布政使權四川總督事未聞

朝命而卒越三月其孤謙慶聞訃跣足至成都御公櫬以歸今年夏遣其僕金義持行狀乞余文其麗牲之石余與公久故知公深不可辭公諱鑾宣字伯宣號石農靜樂人其先世世系官閥具余所爲靑上府君墓表府君者公之考也公由拔貢生以乾隆己亥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充秋審處總辦時

治刑尚嚴刻公性仁恕務持平多所平反嘗分校會試稱得人　京察一等擢浙江温處兵備道温濱海海多盜公行保甲嚴戒備轄境無警盜當其罪而釋難民庚申浙東大水連歲水鄉處尤劇郡莊廬舍一空水至城下城幾壞公馳至立發帑賑䘏理荒政收遺骸而活災黎數千人凡在温處六年以最陞雲南按察使巡撫某貪人也公抗論素不悅公所爲會有建水龍世恩之獄世恩飲於其隣向廷貴家世恩從兄龍恩顯與世恩弟某故不協走詈世恩語侵廷貴廷貴忿伺龍恩顯之歸候之隘巷而刃之遽斃世恩不知也聞於官坐世恩罪上諸司

世恩極口呼冤檄廷貴至竟吐實獄具釋世恩而以其狀中巡撫巡撫摜訊仍如縣讞而以草率定案劾公並請
命大吏鞫治之庭巡撫如巡撫議奏入削公職公去滇之日百姓遮道送者數百里而巡撫憾未已又摭沈擱積案事劾公得
旨逮問下刑部獄遣戍烏魯木齊在戍所聞靑上府君訃無何釋還請回籍終制服除以主事銜管通州坐糧廳授天津兵備道移通永擢直隸按察使直隸吏治骫骳亟圖振刷總督某貌恭而中惎之志阏不克行尋移

廣東按察使廣東案牘填委甲天下最稱難治旋署布政使事會督撫枘鑿不相中公措拄其間事多掣曳而奉蜀潘之
命蜀地饒鐵富官吏貪黷毋敢贏於民以供上司公至聞一貲郎需次通判不三四年驟遷同知知縣某悃愊以治行稱十六年不得調西南徼偶有小故輒張皇上請發兵糜帑金殘民命貪功冒賞習爲故常公蹙然思重爲變更次第梳爬而疾遽作遂不起時嘉慶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年六十公爲人伉爽中無回互而獨講求經世之術以余所識天下士大夫至多而忠耿亮

直足以任國家之事無如公者公被
聖主知遇駸致大用未竟其施可爲斯世扼腕太息余嘗與公同官浙江每見必商所處其仕宦所至幕中少親戚子弟事跡不具行狀所載亦僅得公膚末而未足以窺公之大公在雲南時余方司臬廣東書問往返論事辭多感憤余先中大府蜚語
召入京幾困而公以被逮至其後公入蜀書至言尤激切余就所聞於公者直書之可以想見公之生平公好爲詩兼工衆體已刻游雁蕩詩一卷其備兵温處士民德之以余與公並肖像江心寺曰前秦後李公前後娶

皆康氏贈恭人無子謹度公族子也公生時先撫謹庸

而立謹度爲後殁而奔公喪御匶以歸以嘉慶二十三

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公於靜樂之某山某原公官二品

例得立石隧道爲神道碑而余爲文之宅日上之史館

庶以余言爲徵辭曰

吏之蠹民之蝨掃糠粃惟汝庸衆弗容郎於凶天佑之

困乃豐胡不憖殞厥躬而之厄民之窮魂歸來晉之野

表神道諗來者

武顯將軍閩粵漳潮總兵官綺著胡君墓表

君姓胡氏諱于鉉字敬名號綺著鎮海人其先自青州遷鎮海曾祖俊杰以子雍正癸丑進士維炳贈戶部主事祖維煥封文林郎井陘縣知縣考圻乾隆辛未進士井陘縣知縣本生考堂諸生自祖考及本生考並以君貴贈如君官祖妣妣及本生妣並贈夫人胡氏世以文學起家君好文而習於武獨以武顯知名當世君本生妣某夫人出也家貧比後井陘公公故清宦家亦貧妣張夫人撫君如已出六歲就塾性穎異稍長即能爲詩文並嫺騎射游武庠乾隆丙午中式武舉丁未揀選以

千總分發浙江試用補定海千總時李忠毅長庚方官定海鎮總兵見而奇之授以兵法及籌海方畧君諸所頁劾得諸忠毅為多再遷至錢唐都司署定海游擊事隨忠毅出入重洋累有斬獲巡撫阮公疏薦得旨注冊陞用阮公以君儒雅語及胡梅林讀漢書故事君曰此事明史㔹都督傳中未載或以梅林嘗附嚴江故耶阮公益重君癸亥授太湖營游擊尋移黃巖丙寅陞江蘇川沙叅將丁卯陞廣東春江協副將戊辰廣東提督錢公夢虎檄赴瓊南擒盜匪五百餘名總督吳公奏入擢南澳鎮總兵南澳與銅山對峙閩粵咽喉重地

也。時海氛方熾、大洋綿亘數千里、緜海而縣者、所在鼎沸、君身先將弁、援枹鼓、冒矢石、親蹈不測之淵、士卒服君威信、無不用命、遇盜即捕、先後殲斃盜匪數百級、獲盜艘無算、由是海上之師、以南澳功稱最。而其要尤在徼巡島嶼、嚴捕土盜、識者韙之、會閩督長白阿公以入閩食貨半資臺灣、今禁止商船攜帶鉛礮、且不許製造大船、商船畏盜販運阻滯、宜如何籌畫流通、詢之君、君言自海盜充斥、商船販運、適齎盜糧、是非計出萬全、流通匪易、因具欵條列以上、阿公嘉納。而三韓石公以總督兩廣、至知君才、一見即與商招撫之策、百公才畧過

人。獨器君。君有所陳、多與百公協。無何盜魁張保仔、率衆降、餘以次投誠、而百公謝病去、蒙古松公代其任、君上言請撤長生尾礮臺、改瞭臺、長生尾者、嶺甚峻而無居民。向設礮臺二。駐兵防守無益。松公然其言。竟撤之而改瞭臺。嘉慶十九年八月中蜚語、君方自陳辨而粵督三韓蔣公已劾奏、褫職歸、歸逾年而病、又逾年而以病卒、年五十有九。君故儒者、工詞翰、在事十餘年、書問文檄日不暇給、纚纚數千言、動合機要、不假他手、雖前明名將如俞大猷戚繼光、無以過。生平感激知己、李忠毅以捕盜魁蔡牽沒於海、君為文哭之。公暇輒為詩著

有綺芼詩鈔四卷君娶孫氏贈夫人某女繼葉氏某女
封夫人子二有濤候選通判孫出有澍國學生葉出女
一字李某孫一宋梓有濡出君卒以嘉慶二十一年十
二月十五日以嘉慶二十四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
某原

福建布政使許齋李君墓誌銘

前福建布政使李君許齋既卒之二年其孤卣年十七夭歿許齋服屬希濶族人謀所以後許齋者僉曰族子華清可議既定遂告許齋先人之廟及許齋之靈而成禮焉閱數月華清來無錫曰既卜地於某縣某鄉之某原葬有日矣乞余文以銘墓石嗚呼余忍不銘許齋諱賡芸字生甫嘉定人縣東北有南翔里者故昆山境後析隸嘉定李氏世居是祖諱芳太學生祖妣曰氏父諱夢璁乾隆壬戌進士江西寧都直隸州知州妣張氏姚氏兩世以君貴例得贈如君官未遠而君歿君張太夫

人出也少讀書博通經史嘗受學於其鄉錢竹汀先生竹汀言於嘉定令姚學甲以縣試第一補博士弟子又慕許叔重之學因自號許齋乾隆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先後皆出大興朱文正之門初任浙江孝豐縣知縣移德淸又移平湖九卿中有客薦君者得

旨引見以同知用選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陞嘉興府知府丁繼母憂服除補福建汀州府知府調漳州府尋陞汀漳龍兵備道擢福建按察使不數月陞布政使蓋自君爲縣令於浙遷至方岳歷二十年而自汀州守累遷布政使不過三四年一時遭遇罕有比倫

而屬吏朱履中之禍作。朱履中者，故狻縣方君任汀漳龍時，嘗爲所紿，謂才，朱委以事，不辦，君悟，改朱教職，朱銜君。會在任多虧帑，朱獲罪，具揭督撫，以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將奏，解君職候劾。督撫無所得，令福州守涂以佛鞫之。屬君家人於君去任後，來徵故鑄錢船居貧，常假朱白金三百兩，未及償，君故不知也。涂逼君自承，君忿甚，投繯自經。時嘉慶二十二年正月十九日也。事聞，

上命大臣往治之，事得白，抵朱於法，涂以佛遣戍，督撫皆獲罪。余以是歎知人之難，如君之賢，猶失之於朱，而

君居官廉潔不名一錢、其歿也幾無以爲殮、
天子知之天下人共信之君歿閩中百姓建祠以祀固
不待專之白而始知君之寃或謂閩中兩大府素忌君。
假手朱履中而斥之。余以爲兩大府平日、尙號賢者當
不至是特以舉發於始護前奏不得不稍實其事以竟
其獄、涂以佛亦向非小人、一時就兩大府意旨遂成此
禍、可不畏哉。可不懼哉。方君之令孝豐也於乾隆甲寅
爲鄉試同考官、余爲監試、始識君、其移德淸實予所舉
又以大計薦君、余嘗以事至平湖、與君拜爵鼎倘墓及
范忠貞像、陸淸獻祠、知君志意卓越、慨然有志於古人

之爲人君以按察使入
覲過無錫、乘一小舟、僕從兩三人、蓋君制意刻苦爲人
所難能、而余所期於君者、方將大其施以爲國家之用、
在閩治行、余不盡知、君之孤行述所稱、與閩人之所傳
說、亦僅得君之末節、而未足盡君之蘊、余故不書而書
余之所得於君者、曩在京師、與朱文正論並世人才、文
正舉李石農及君。皆文正門下士。而又皆爲余所知。石
農性剛。時方得罪上官。戍邊。而君和易。宜善其終。惟石
農在戍所。文正言之得釋。尋致大用。君爲縣令於浙。聞
薦之者。卽文正。由縣令累遷藩臬。兩人者不可爲不遇。

文正薨而兩人亦相繼以歿君尤死非其所而余先表
石農神道今又銘君墓石亦可悲矣君娶沈氏江西蓮
花廳同知均安女先卒生女一適德清縣貢生徐琳側
趙生子一卽鹵君卒時年六十有五君嘗刻竹汀遺書
其自所著書及詩古文詞多未刻銘曰何爲始之門而
爲經師其於世也將大有爲於時[illegible]
天子以爲良吏未究其施而遽觸夫禍機翳斯民之無
福兮而君又奚悲

勅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黄江陶君墓志銘

安化陶君黄江以嘉慶十年閏六月九日卒於里子編修君在京師奔喪歸將以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癸未葬君於祖塋南竹山之陽先期丐余銘其墓按狀君諱必銓字士升自號黄江先世自吉州遷楚之安化遂爲安化人曾祖志鳳縣學生祖崇雅父孝信俱有隱德樂善敦古誼鄉里稱之曾祖妣彭氏祖妣彭氏妣李氏兄弟四人君其季幼穎悟受經旁及子史多所究覽既長補博士弟子員教授里中益肆力於先儒傳注手握丹黄夜以繼日長沙城南書院者故宋朱張二子講學處也

余翰林廷燦方爲院長君從之遊既復從羅鴻臚典於岳麓閉戸醰精一時推重顧試于有司僅得復失志不獲歸先後學使者姚侍講頤錢通政灃皆奇其文僅餼於庠舉優行而已君雖不遇門弟子從之者日衆得所指授多蜚聲以去又能教其子發名成業而君家故窶艱飧饔不給至室人常采藜藿以佐食不可謂不嗇于遭矣生平篤倫誼居親喪哀毀盡禮事其兄如父叔父亡於外百計營柩歸逾時猶悲不自勝其至性激發一一見之於詩爲人清貌頎身眉目疏朗與人交胸無畛域人有一事之善譽之不容口其有不若於理者則面

讓無少假尤磊落負奇氣嘗館村塾有虎患君爲文牒土神、虎尋去、其鄰屋相傳有祟居者輒病狂、聞君驅虎事、乞爲文祭之、後亦無患、先是歲饑道殣相望君以鄉諸生倡義獨輸得錢數千、緡買棺掩骼一以身親之至如邑中建石塔葺書院鳩金剏工雖勩靡倦其諸嫩行甚多率類此著有易經抉微書經抉微春秋滙覽分韻新編黄江古文存黄江詩存黄江制藝安化縣志安化學志稿生平喜藏書家徒四壁插架常滿每卷印愛吾廬數字於其首愛吾廬者君所居書室也君生於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九卒年五十有一以編修君貴例贈儒

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配黃氏有賢德例贈安人先君十五年卒繼張氏子澍郎編修君嘉慶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滑庠生女一皆黃安人出嫁娶並士族孫二孫女四自古勤學勵行之士往往槁項黃馘不得一遇且不得于已者或並不得之於子得之子矣又或身先土壤不及見其子之遇有如君不遇於己而克見其子之遇顧年甫逾艾遽以病卒其可幸也夫其可感也夫

銘曰

其遇窮文則豐褰於躬報乃崇胡不眉壽而遽終我辭可徵銘其宮

王惕甫墓志銘

近數十年來海内士大夫以詩古文名者不過數家而王君惕甫以諸生扳起東南雖終其身祗一爲校官晩歲杜門連蹇以歿而其名橫鶩一世光氣烱燿不可掩抑世之人稱之無異辭其葬也孤嘉祥等乞余爲文銘其幽烏虖是不可以不銘君長洲人諱芑孫字念豐號鐵夫又號惕甫明少傅大學士諡文恪諱鏊者君十世祖爲宏治正德間名臣世居吳縣東洞庭山後遷郡城曾祖纘縣學生祖世琪以文行著乾隆丁卯順天舉人歷官歙縣宣城教諭考實熙負才任俠有名公卿間初

以君官封華亭教諭再以次子翼孫呂堰巡檢死教匪之亂貤封武德騎尉世襲雲騎尉妣繆氏贈宜人君生于歙縣學署六歲就塾具殊稟其大父親教之十二三歲即能爲詩文大父歿從學于其鄉吳貢園智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時江蘇前後學使竝有人倫之鑒尤推重君而君顧不屑爲時俗科舉文字獨有志古人之學縱橫上下窮其源流而思與之竝同郡彭尺木汪大紳皆少可多否而樂與君暱君累試于有司無所得會其外父曹君銳以謁選之京師挈君同行至京相國富陽董公方官少司農邀之至邸第乾隆戊申三月

高宗純皇帝巡幸天津
召試行在
賜舉人君于是年三十有四矣會試又屢黜由　咸安
宮教習除授華亭縣學教諭在華亭凡五年造就士類
多知名會地方官以催科擾諸生羣譁于縣門令他出
君爲慰譬而散之一日某以無辜移學拘繫立釋之守
令無以難也無何丁外憂歸服除以母老不復出屬南
城曾君賓谷都轉兩淮延君爲樂儀書院山長君常寓
揚州之樗園賓谷好賓客日與君輩賦詩飲酒爲樂久
之賓谷遷擢去而君先辭歸爲丁內憂先是乾隆庚戌

會試君嘗以薦卷取內閣中書榜既發而罷之其後或
勸君入貲爲中書君不可僅挂國子監典簿籍間有以
書幣招者竟不問車騎過之或不報謝有屋數楹近對
門擁書萬卷尚思有所著述而以病輟業卒時年六十
有三所著書有淵雅堂詩文集五十卷已刊行于世余
始交君在乾隆丁未戊申間官京師時以文章相砥礪
君狀貌短小而心雄氣盛懷用世之畧老而轗軻徒以
詩古文名非君志也君內行淳備同母弟二人一早夭
一死襄陽之亂君遣人求骸骨不得招魂葬之而撫其
女嫁常熟吳嗛遇庶弟亦有恩娶徐氏早卒繼曹氏東

城正指揮銑女三子長嘉祥次嘉福出爲叔翟蓀後世襲雲騎尉江南候補守備次嘉祿縣學生孫撤修愼修卒以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逾年十二月二日嘉祥等葬君于吳縣楞伽山之麓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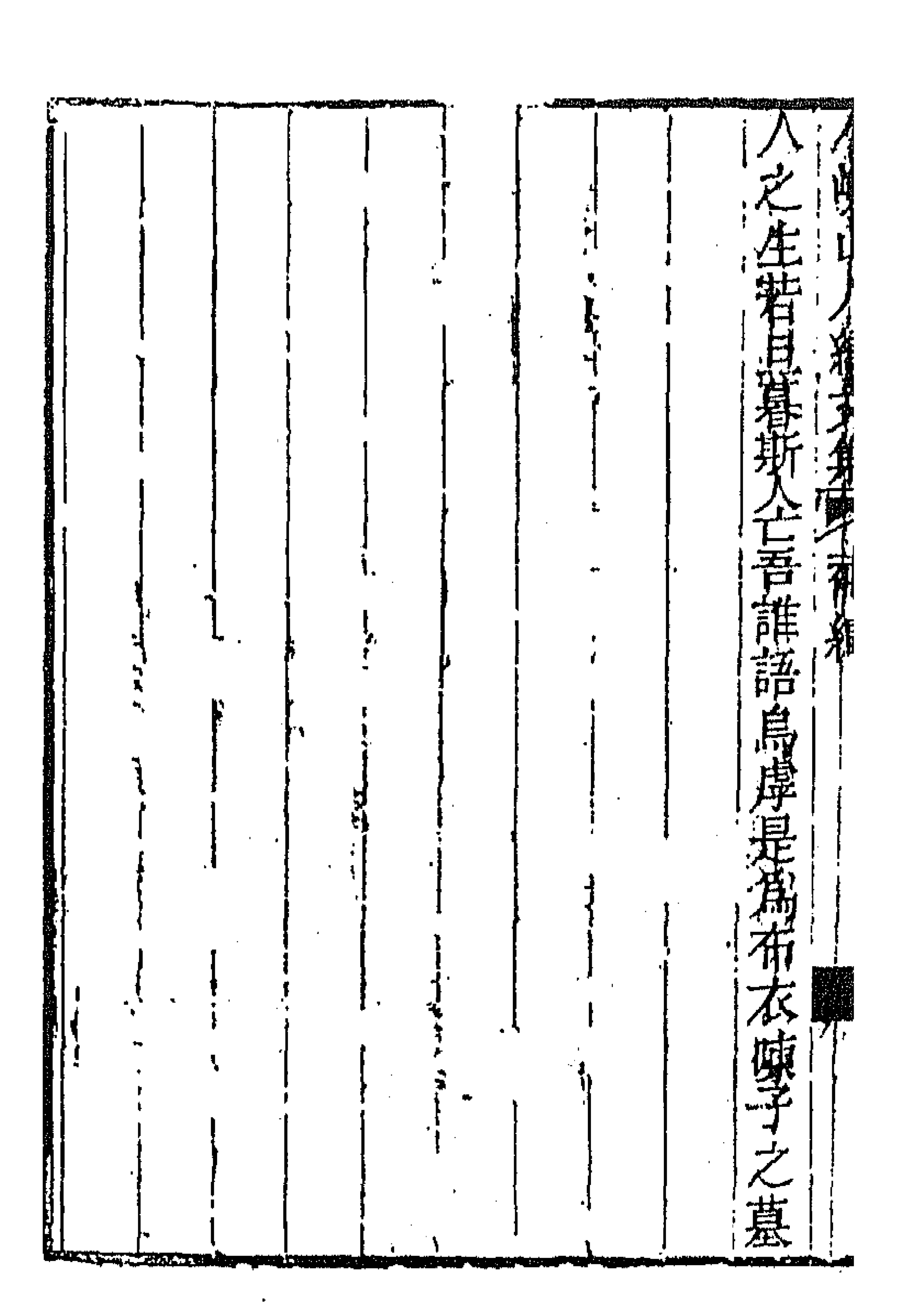
文恪之後吁其衰斯人崛起昌于僻其僻昌兮其數奇噫彼福命嗇職之覃溪姬傳胥云媵後來繼者嘗爲誰

布衣陳景辰墓志銘

余因海寧吳槎客以識景辰槎客之過余也以嘉慶壬戌之秋偕景辰至景辰遂注弟子籍余見其詩而異之閲癸酉槎客歿而景辰無歲不過余嘗邀遊龍池善卷及南嶽張公洞今秋復以書來約句余未及赴而景辰沒矣景辰姓陳氏宜興人今析隸荆溪諱經景辰其字父某早卒母陸氏撫景辰而教之成立詳余所爲陸孺人墓志景辰世居徐舍距縣城四十里家貧少孤露好讀書家無書則向他氏借讀其里中有張穀里衡黃梧崖中理皆詩人也景辰先後從之學詩遂工詩善化唐

陶山仲晃令荆溪聞景辰名喜與還往陶山欲拔之童子隊中而景辰不可因輟舉子業而專肆力於詩并治古文之學日事著述徐舍有菴曰梵覺景辰假僧廬授生徒自給遂以布衣終吳槎客者浙江老宿與錢竹汀王西莊兩先生同治經有業在荆溪之張渚故與景辰爲忘年交海寧又有陳鱣槎客之友而余所舉孝廉方正景辰既識槎客并識鱣槎客屬其友爲畫兩髯圖蓋景辰與鱣皆脩髯槎客故以比之邵子湘陳其年云萊陽趙比嵐曾嘗權荆溪令屬景辰重立國山碑碑故孫吳遺跡槎客以寓公築亭其旁作國山碑考已而亭壞

槎客沒景辰復治之無何比歲亦沒鱣[illegible]繼死諸君之亡余皆不及銘其墓故於銘景辰墓而牽連書之景辰事母至孝有弟緯天娶黃氏某女無子撫族子某爲後五歲而殤女四適候補泰徐琛黃應鰲一字陸茂昌景辰沒以嘉慶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年五十有三門人楊之茂汪俊黃葛議立其後景辰並以嘉慶某年某月日塟之某山之阡諸子尚氣誼有古人風事皆可書景辰著有碧雲山房詩若干卷荊南小志若干卷物産疏若干卷皆已刻古文有鈔本未刻續太平廣記一百四十卷陶山許爲刻之銘曰



人之生若日暮斯人亡吾誰語烏虖是為布衣陳子之墓

書齊少宗伯軼事

天台齊公息園以禮部侍郎告病歸乾隆壬午春二月

高宗純皇帝南巡江浙公迎

駕至揚州將渡江

上召見公曰汝其隨朕登金山公曰臣有足疾不能行

上曰與汝騎公曰臣不能騎江山真面目臣於舟中得之心爲之快若新作臺殿粉飾壯麗皆人工耳上默然

比至西湖

上召見沈尚書德潛及公於小有天園

命和

御製詩章尙書隨和以進而公謝以病廢不能詩閱日
又
召見曰朕聞天台之勝甲於兩浙汝天台人當能道之
公曰窮巖絕壑虎豹所居臣生長天台敬凛孝子不登
高不臨深之義未嘗一識石梁也
上笑曰汝眞士人哉是日徧賜諸臣文綺而不及公閱
五年族人齊周華詩案之獄作公被逮下刑部獄尋省
釋放歸卒於家

祭萬氏妹文辭

衆萬之生適爲兄娣余長汝隨同根並蒂洎余有室汝亦有家吾母念汝淚痕交加歲時歸寧相見色喜遂以汝女配余之子數十年來骨肉凋喪吾母先逝吾父繼亡汝女遠行婚於京師既從而南浙江之湄淅淅離吾鄉伊邇匪遐汝常來覲以共昕夕屬奉 朝命移官沅湘汝女從行頻乎楚鄉汝痾女死病幾不起今汝亦殁曾未一紀曩偕夫壻歸自章門汝子能職家無一椽五弟在家爲汝賃屋僉云宅凶降災果速居未及旬夫壻奄忽仲子在粵奔喪而還嗷嗷八口亦孔之艱余復遠睽

誰濟汝屯汝始病痢遂罹于凶凶問猝至慘焉疚衷生
不見面死不憑棺余長貧汝長慟何言念余仲妹先與
世辭汝又繼之實增余哀汝有三子差勝於仲夫柩在
殯巷車誰送死而無知汝則已矣死而有知餘痛胡底

○書梁文定公遺言

乾隆丙申春二月

高宗純皇帝東巡狩

召試獻冊之士於泰安

行在閱卷大臣凡三人會稽相國梁文定公時以少司農與其列而余在選中明年丁酉余以中書試官內閣歲時一見外公方在樞禁不常見越辛丑余於會試後直　西苑見公於　南書房公自內出甚遲曰近日有

軍務

御製詩多未錄入副本子來甚好其爲我錄之余故提

於書頃刻錄畢公喜曰余向不知子書之捷也方今甘肅回民構亂羽書旁午軍機章京中無如子者惜子性質直不合時余退逾十日報罷而軍機傳余暫在章京上行走時軍機大臣大學士阿公及尚書和並以兵事在甘肅余入見尚書福公康安繼見公公曰子來此非余意余終慮子不合時旣而和先歸阿公亦相繼還自甘肅和果不悅余及毛君鳳儀張姚君成慫恿阿公將令余三人退出余曰吾輩當自退因入辭公公曰吾固知子不合時福公聞而固留余三人遂止癸卯秋八月公隨

駕詣

盛京、余亦從一日見公於行帳公留飲酒斗、公曰、子以余為何如人、余曰、公正人也、公忽自呼其字而詈曰、梁階平汝尚得為人乎。汝今為大學士。與和珅同列。進不能救其失。退無以自立。汝尚得為人乎。余曰、公言如是、某是以知公之為正人也、遂罷酒、是年冬、余丁內憂歸

甲辰春

上巡幸江浙見公於無錫舟次公還不一年薨於位、公愛士、士多歸之、戴文端衢亨其一也、其門下流品稍雜、人或以是疵公、要之為仁者之過云、

○書嵇文恭遺事

吾鄉嵇文恭公在內閣、與阿文成不協、一日同坐政事堂、秋暑方熾、文成脫冠置案頭曰、時交秋令、天不雨、乃酷熱不可耐、公曰、陰陽不和、吾輩之咎也。文成默然。已而數以語侵公、公徉作耳聾狀。置弗校。文成先退、公語余曰、余曩與阿文勤同館相善。文勤若父也。又一日余謁公、公言少時及見徐司空蝶園、司空嘗與納蘭氏忤、獲譴幾不測、今都御史某、顧日奔走於當軸者之門、何祖孫不相肖如是。當軸蓋指大學士和珅、顧和特待公有禮、每遇公

召見出必扶掖之乾隆壬子夏四月公忽持奏藁過余曰余耄年伴食不安於心將乞骸骨用以告子余曰公當面求允而後上之越日見

上果求退

上曰且緩俟朕熱河旋蹕時比

駕回公具摺陳請

上又曰可俟來歲春融明年癸丑春二月公再陳請

上召見軍機大臣言嵇璜與朕同庚擬留作老伴朕歸政亦令其歸今伊必欲慹然而去朕無如之何如尙可暫留令伊自酌朕弗強也時公已趨出外朝房軍機大

臣出命余傳

上語告公、公徘徊良久、余曰、公自是不能復言歸矣。公流涕曰、非。惟不。敢。且不。忍。遂以公言入奏而散、逾兩年甲寅、公薨於位、

、書安南黎偶事

安南阮光平叛其主黎維祁而自立黎維祁臣黎偶等求救於

大清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師討之而不設備兵敗於富良江士毅幾不免事

聞封阮光平爲安南王令維祁至京師隸旗下爲佐領其臣黎偶等三人從維祁至

上命薙髮易服偶等不屈

命軍機大臣鞫之偶曰偶等受命先王輔導嗣主遭家不造阮氏搆難不得已求救

天朝救申包胥七日之哭督臣奉
命致討率師輕入遽至敗衄
大皇帝以黎氏國祚既訖理難再與
封光平而又恐光平戕害我主俾我主入
朝隸之旗下仁至義盡無以復加惟倜等亡國之俘偷
生苟活祇願速賜一死服故國之服全吾髮以見故主
於地下耳辭甚慷慨奏入
命暫繫刑部獄越數月
上令尚書金簡出倜等於獄令見黎維祁諭倜等薙髮
易服倜等見黎維祁抱持大哭且曰我主不死從

天朝之命祇欲存黎氏血脈耳若個等國破家亡流離瑣尾尚何顏薙髮易服耶
上聞㑉繫之獄無何
賜個等酒肉辭不食曰個等囚也食囚食固宜酒肉非所敢食卒不食逾二年個等三人先後死於獄三人者個在安南官尚書長身修髯偉儀觀又都御史鄭某學士黎某俱忘其名

趙素園先生烟江送別圖書後

康熙甲子科先宮諭公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榜發稱得人定州王少司寇之樞爲舉首而滿城趙素園先生以魁儒傑士出乎其間無何中蜚語下宮諭公於刑部獄崑山徐健庵先生力援得免放歸田里在籍三十年而卒素園先生以乙丑成進士除弋陽令癸酉充江西同考官主試閣學宋公大業先生之同年也素知先生取別房遺卷屬先生閱得高安朱文端公文已爲其本房某所乙亟呈薦竟置第一某陰銜先生會擢本郡太守弋陽爲所屬益思搆陷先生遂拂衣去文端由庶吉士

外用知縣累遷至巡撫入為宰輔先是海寧陳大宗伯詵嘗特薦文端文端與宗伯之子文勤公同輔政稱理學名臣方文端之令潛山也先生偶扁舟過訪淹留五六月始別往游黃山文端屬友繪圖誌事卽今所傳烟江送別圖也文端入相後欲薦先生卒辭之先生之孫澂與余弟濂同舉京兆為令浙江又與予久故而其嗣君刑部主事協中允熟於余出示是圖余因為述先世淵源以示吾兩家子孫又憶余少時先大夫言文端撫浙時道無錫必過吾家益見前輩篤於恩誼以文端之方嚴勤勤如是此余循覽再四不禁為之嘅然三歎也